

下庄村的桃园梦

许先尧

嫩的花朵间翩翩起舞，蜜蜂在弥散着浓郁芳香的花蕊上辛勤地采蜜。

毛连国好奇地问：“那建这么大的桃园，一定要很多资金吧？”

“毛主任为建这个桃园，搞调查、找项目、寻资金，不知道跑了多少趟路，身体消瘦了很多。国家对下庄很支持，建这个桃园，最初的开荒、垦地全是国家扶贫开发的钱。后来打窝、栽种、管护都是找本地老百姓来做，由成立的合作社付老百姓工资。你看，如今，我不出家门，就在家门口能挣到钱了呢！”

“爸爸，这几年，我出门在外，没挣到多少钱，但是我觉得外面的发展机会还是大得多。这次回来看看你们，过些天后，我还是想出门再闯一闯！”毛连国试探着说。

毛相斌手中的锄头一下停在了空中，孩子刚才的话让他迟疑了一下。

“你先回家帮妈做点事情吧！出门的事情以后再再说！”

一天，毛主任到挨家挨户看柑橘来了。

“伯，您来了？”毛连国怯怯地喊了一声。

毛主任拍拍毛连国的肩：“侄子，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我还是想再出去闯一闯。”

“外面不错。不过现在我们这里的发展，也很不错啊！眼前的桃园，是巫山最大的桃园，去年桃树已经开始挂果。春天这里可以吸引游客到此赏花，夏天游客还可来采摘桃子、西瓜，冬天可以品尝柑橘，一个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园即将在我们这里打造成功。你看看，家乡正蕴含着巨大的机遇。留在家乡只要勤劳肯干，善于谋划，我保证你比在外面强。作为下庄的年轻人，有责任留在家乡把家乡建设好啊！”

听毛伯伯这样说，毛连国的脑海里一下子涌现出了桃园游人如织的场景。连忙说道：“好吧！那我就跟着老爸在家打理桃园、种植柑橘、西瓜，争取搞出个名堂来！”

“哈哈哈！好！好！好！”毛主任连连叫好。

“三合院”又迎来一批客人。

“湖北、山东的客人刚走，首都北京的客人又到这里来啦！”

杨元鼎、杨亨双、袁堂清三人忙得不亦乐乎。

自从他们一起在下庄建起了农家乐，日子就变了大样。

村主任毛相林对于乡民们特别是贫困户的住房情况了如指掌，哪家房子土墙裂了口，哪家屋顶漏了水，他都密密麻麻地记在了他的小本子上。

他在思索着：下庄在新的机遇面前如何让老百姓住上安全、舒适的住房，同时实现下庄老百姓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20年前，站在高处望下庄，两百多家的房子散落在下庄这个天坑里，村民如井底之蛙一样守护着一小块圆形的天空。由于建筑材料无法运进村庄，下庄的房子都是土坯房，有的房子已经有几百年来年的历史。祖辈们就守在这四周

大山阻隔的小天地里，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生活。

他们是下庄的三户贫困户：杨元鼎、杨亨双、袁堂清。

杨元鼎原有四间土房，半间厨房和茅草猪圈，一家人挤在几十平米的房子里，没有专门的卧室，拥挤不堪。地面坑坑洼洼，大窝小窝的。家中仅有的破旧的大桌子，总是要找木块或石块垫上，才能稍稍平稳一些。房子由于年代久了，墙面都裂了许多口子，风雨一来，满屋的灰尘。有时青瓦漏了，屋子里也像下雨一样，杨元鼎的母亲只好用盆盆碗碗接上，才勉强能度过一场风雨的侵袭。

袁堂清家更是惨淡。三间房屋歪歪斜斜，墙面张开条条裂口，好像随时就要倒塌。厕所是用茅草搭起的“狗叉棚”，粪坑上放几根圆木板子，半夜上厕所要走过十多米的院坝，稍不注意，就会掉到厕所里。

杨亨双的条件稍好一点，但也是几十年的老屋，一眼看去让人感觉总是很寒酸。十多年前，儿子从外地带回了一个媳妇，可媳妇还未到他们家门，远远看到简陋的土房，心中就凉了半截，亏得主任说了些好话，不然，到家的媳妇就飞了。

贫困的日子让大家吃尽了苦头。

这几年，孩子出外打工，大人在家发展西瓜、柑橘等产业，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听到国家有政策可以进行危房改造，看到自家的房屋，他们心动了。

毛相林主任提出了他的思路：“巫山不是有个‘三峡院子’吗？他们的旅游民俗不是做得很好吗？把你们三家房子建在一起，共用一个院坝，打造一个院子。”毛相林心中有个大规划：他要建设一个院子，成为下庄的民宿样板，趁此东风，打造好乡村旅游示范村，让老百姓坐在家就能吃上旅游饭。

一语点醒三人。新居位置选在杨元鼎的承包地里，这里是下庄村的中心地带。一抬头四周群山巍峨，如画美景尽收眼底；下庄公路就在门前；“下庄人事迹陈列室”就在旁边。

2018的冬天，三家的新居落成了。一栋别具风格的三层小院矗立在下庄村的中心，成为了村里最显眼的房子。过了一个月，三家筹备开办农家乐，可他们肚子里墨水少，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名字。

毛相林主任说：“北京有著名的四合院，你们三家就叫三合院吧。”“这个名字好！好听还又顺口，也容易让人记住！”

如今，三栋房屋彼此在庭院的拐角处相连，并不独立，走廊连通，隔而未隔，界而未界，成为一个整体，中间是大大的坝子。从空中鸟瞰，就像是三座洋楼围成的半开放式的—一个院落。房屋面朝后溪河流向平河的方向，重重高耸的山峦，如诗如画的画屏扑入你的视野。初到院里，若不细心观察，你还以为是一家

人呢？

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

客人住哪家，都随客人的方便，住哪家的房子都是一样。

他们不是一家人，可是他们的心却在一起。男主人是接待者，女主人是厨师。他们既分工又合作，一切都是那么和谐。

为让游客们吃到可口的饭菜，她们可下了功夫一番功夫呢。

县里的美食专家来了，听说是毛主席亲自请来的。

美食专家说：“下庄从来都是个食材丰富的地方，什么洋芋、麦面、红苕粉、都是那些大城市里没有的。”

杨元鼎媳妇问：“你看我们才去外面学的几个菜，味道怎么样？”

美食专家说：“不要去搞那些城里面的东西，你们想想，客人们在城里都吃腻了，还愿意跑到你这里吃大鱼大肉吗？你们搞农家乐啊，就是要把你们这个地方的特色东西拿出来，让那些城里人来尝尝城里不一样的农家菜。”

专家有滋有味的讲解，娴熟的手艺和做出来的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啊，让三个女人开了眼界。

她们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要做出下庄的特色菜，还是要依靠本地这些食材，提高我们的厨艺，这样才能让游客吃得满意。

“我喜欢吃你们这里的洋芋，那口感吃着又软又香！”用柴火炕成的“炕洋芋”，色泽金黄，香味扑鼻，还末端上桌子，客人们都忍不住争先品尝了。

“豆瓣酱、稀广椒、腊肠子，泡青菜也很好吃口！”

“我喜欢这豆瓣酱蘸淡洋芋！”

“我喜欢这腊肉炒洋芋粉！”

……

夏日的晚上，太阳已经落进了山里，下庄显得是那么的静谧。一丝丝凉风吹拂，三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几位老人白发苍苍、精神矍铄，孩子们蹦蹦跳跳，在大人怀里撒娇。

袁孝清常出门在外，他有八十岁的老母亲，因心脏不好而经常需要人照顾，杨元鼎和杨亨双总是把老人当成自己的老人，有点不便便问候、取药、找医生。谁家的困难，都是自家的困难。

这样幸福的日子还得益于以毛相林领导开展的“乡风文明，美好家园”的打造活动。

“三合院”在首次评选中便被评为清洁文明户；

“三合院”里的媳妇袁堂凤被评为了“下庄好媳妇”；

……



诗雨

黑白胶片（组诗选）

熊魁

无所寄存

这些潮水无所寄存，就倾倒在纯白的纸上，灾难在左福祉在右，前后疾病和安康一颗心在中间漾啊漾有时阳光从顶上照射下来悲伤的树身在水底投下倒影这是我的湖，我住在湖心岛上

有时晨钟里的鸟鸣，嗷地一声打碎了四周悄无人迹的宁静秋天的树长满翅膀，开始腾飞纷纭的羽毛振落，凌空飘舞，我用铁心的躯干当作钥匙，去旋转白头的锁孔

有时我沿着湖畔的树梢，逆流而下，发现时间的源头多么肥沃和雪白，即使具有发达的根系，如果水涝，它也从冠根开始黄叶，如果旱灾它就从树梢开始枯卷，低垂

我的生命，只是围着湖畔的一圈环线，两个端点生死相连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是沿途布满风雨雷电，或者陷阱

夏日黄昏小景

园丁修剪下的枝条带着清醒的伤口，直立在傍晚的街头被裁去的一面逐渐灰暗枯败另一面流淌着汁液舔舐自己的伤口中国银行的落地立面镜墙反射着昨日霞光

有些事物一旦锯开，就不能复原只有落下来骨灰一样的锯末清晰可见一柄上弦月从长江里打捞出几声蝉鸣挂在窗外：我雨过天晴的梦境我的身体像一块墓碑急匆匆地走在我已经活过的日子前面

半山

我还在半山腰。远方的路半山腰里吹唢呐，不知哪里啊

半山腰的树，努力攀向山巅一失足，将跌入万丈深渊

在两山尖之间，在幸运和不幸之间放一根线，我是下坠的纺锤体

测量着痛苦深陷的刻度，当记忆一再坍塌，岁月折断为瀑布

什么能让我一翅起飞，于悲伤泥潭除了天湛蓝，除了命里那只手



一杯清茶迎客来

周燕琼

其实，年轻时候的我是不爱喝茶的。总觉得父亲泡的茶苦涩难喝，搞不懂成年人的世界，为什么总喜欢咀嚼苦涩，回忆过往。凉白开是我年轻时候的标配。盛夏之夜的啤酒带来的微醺总能将故作老成的我推上云端。人生难得几回醉，今朝有酒今朝醉！谁又没有年轻过了，谁又没有张狂过了

可还没待好好张狂的我们，一晃没两年就快五十岁了，蓦然回首，惊诧自己不知何时爱上喝茶的。最初喝茶，是要给父亲买茶。父亲没有多少爱好，每天二两白酒，两杯绿茶！母亲瘫痪前，总是母亲在张罗。母亲瘫痪后，给父亲打酒买茶，就成了我的当仁不让的义务。

第一次接触福田茶，是请我们律师事務所后勤的老公滕孝来帮我从福田买的塘坊茶。当他将清明节前后两天采的福田塘坊手工茶放到我手中时，我惊诧这小小的绿叶为什么让这么多人青睐。他们说泡绿茶要用玻璃杯泡，水温不能太高，最好 85°左右。当 85° 左右的开水缓缓倒进玻璃杯后，一根根茶叶仿佛被唤醒的精灵一样，慢慢舒展开它的绿罗裙，在水中曼舞，翠绿色慢慢渗出直至弥漫在整个茶杯。我晃了晃玻璃杯，淡淡的清香随着热气扑鼻而来，浅浅的抿了一口，淡淡的，轻微的涩味中略带微甜，顿时，仿佛将整个春天揽入我怀，让我精神倍爽。原来不是茶不好喝，而是父亲泡茶方式不对，才不好喝。父亲总是拿一个保温杯用烧开的水直接泡茶，茶叶泡的太久，失去活性的同时也失去了他最好的口感。

从这杯茶开始，每年的春天我总是要找个时间去东转盘的门店里去

品品他们的新茶，顺便给父亲买两斤茶叶回去。每到重庆，也总要去重庆南桥寺的茶叶市场一个店一个店的去品尝各种茶。永川秀芽，峨眉竹叶青，秀山茶叶，安溪铁观音，福建红茶等等，可在众多的茶叶品种却没有找到巫山福田清露。

带着好奇随作协来到福田清露茶厂的厂房，看着拥有 800 多平方厂房的清露茶厂和操作规范的现代化机器设备。我对这个年产值有 5 吨茶叶的茶厂，为什么没有在重庆乃至全国打造巫山福田清露茶这个品牌还是非常疑惑的。清露茶厂的总经理翁声告诉我，其实福田茶山这一带的土壤，是略带酸性的富硒之地，非常适合种植茶树，而且因为福田河的流程形成的水雾天气的滋润，给茶叶提供适合生长的湿度和温度，所以，福田这一带的茶叶品质极好，在重庆乃至全国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很多地方都是拿的福田清露茶厂的茶叶去参加全国茶叶大赛，得过很多奖项。翁总指着挂满奖杯的墙说，但要树立地方茶叶品牌是及其不容易的事情，需要各种认证和资金的扶持，以及企业的共同努力。

福田清露茶厂目前生产的茶只是春茶，大概从三月摘到五月中下旬。但他们也准备开发红茶，这样就可以将夏秋的茶叶进行发酵后制成红茶。翁总一边介绍，一边给我们又泡了一壶他们制作的红茶。只见红茶的汤色橙黄透亮，口感醇厚，略带苦涩。可能是发酵时间不够。不过对于爱喝红茶的我来说，能买到巫山本地生产的红茶，已经觉得是值得非常期待的事情了。

一个小院，一杯清茶，可否？



“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思绪飞到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在骡坪镇外婆家看的那场难以忘怀的皮影戏来。

凉风习习的夏夜，皎洁的月亮刚刚升起，外婆摇着蒲葵扇，站在门口的老椿树下喊，“么——娃——子，你们几个猴儿快回来啦，马上演皮影咯，看完啦好早点回来吃西瓜嘞！”正和小伙伴在田野疯玩的我，立刻和大家飞快地往回跑，早就听说过的皮影戏这回终于有缘一睹为快了。

在大斌舅家宽敞的院坝里，早就聚集了全村不少的男男女女，自然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居多，叽叽喳喳就像一群麻雀。五六个演皮影的师傅正在忙碌，只见他们在院坝中拉起一块长约 2 米、宽 1 米左右的白色幕布，幕布后面已经点上了一盏一百瓦的白炽灯，从他们打开的木箱里可以看见一大堆各种颜色及形状，人人马马的皮影。伴随着耳畔响起嘹亮的二胡声、锣鼓声及高亢唱腔，皮影俩人开始在雪

夜幕下的皮影戏

蒋华

白的幕布后随之舞动……

那一晚上演了好几个剧目，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演一位小姐和一位公子的对话，一鞠一躬，活灵活现的，小姐说：“叫道童来。”公子：“小姐有何话要讲？”小姐说：“家住何府何州哪县？”公子说：“家住湖广应山城。”小姐说：“你在应山哪门住？”公子说：“我住在山城西关……”

演出其间，我曾经跑到幕布后面一探究竟，只见两三个师傅双手都拿着木棍，牵引细线，一边舞动起下面的皮影左右翻飞，一边口里还伴着音乐唱台词，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下去，蛮不易啊。边上还有两个伯伯，一个拉二胡，一个打锣鼓，他们似乎都很陶醉其中，半闭着眼，摇头晃脑地演奏及歌唱着，声音都在随皮影角色不同

